

國語鈔卷上

周語 魯語  
齊語



特別  
A20  
623  
3



623  
3

乾隆五十三年訂

和陽高梅亭集評

# 國語鈔

廣郡永邑培  
元堂楊藏板



國語一書乃春秋以前迄戰國之初列國  
數百年之史也司馬遷曰左邱失明厥有  
國語班孟堅藝文志載左邱明著國語二  
十一篇故前人以左氏春秋為內傳國語  
為外傳然時代先後不同而篇章長短各  
異似非出一人之手且傳吳越事特詳備  
而宋衛秦之記闕如是以後人疑之蓋當  
時列國固多良史如史黯史過董狐倚相

國語鈔序

南史輩類皆能備掌故作訓辭以為一國之實錄猶晉之乘楚之檣杙固不獨左氏之傳春秋已也故曰此列國之史也周魯典贍肅穆其先王之遺澤乎晉楚寬博雄邁其霸國之餘風乎夫差以侈心致敗故吳語多悲壯句踐以陰謀取勝故越語多沉鶩齊霸諸侯備載管子政令規模鄒謀遷國該括列姓興廢源流其闕深詳校左

氏所有者可互相發明無者可補所未備實足以翼傳而行而數百年觀法之原得失之林亦於是矣嗣是一變而為戰國縱橫詭譎而渾厚謹嚴之風遂不可復見噫此世道升降之會亦文章正氣之分也夫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上浣和陽高塘



國語鈔總目

卷上

周語

十六篇

魯語

十四篇

齊語

一篇

卷下

晉語

二十篇

鄭語

一篇

楚語

六篇

吳語

七篇

越語

二篇

共文六十七篇

國語鈔卷上目錄

周語

祭公諫征犬戎

密母戒子

召公諫厲王止謗

芮良夫論榮公專利

虢文公諫不籍田

仲山父諫立戲

仲山父諫料民

伯陽父論地震

襄王不許請隧

倉葛呼晉師

襄王不許殺衛侯

定王論饗禮

單襄公論陳亡

單子論齊晉君臣

太子晉論川壅

單穆公諫鑄大錢

魯語

臧文仲如齊告糴

臧文仲論請免衛侯

展禽論祀爰居

里革斷罟

季文子論妾馬

仲尼論墳羊

敬姜告季康子

敬姜弗應季康子

敬姜戒妾

敬姜論逸勞

仲尼論骨節專車

仲尼論楛矢

齊閭邱來盟

仲尼論田賦

齊語

齊桓公霸諸侯

計文三十一篇

祭公諫征犬戎 周語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將征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

可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

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周頌時邁篇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

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

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及夏之衰也康時棄稷弗務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棄之子用失其

官失稷官也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窋失官遷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

首段總冒耀德不觀兵五字是通篇綱領

一段延引歷述先烈詳言德而畧言兵以武王來任就用武堯

國語

卷上

祭公諫征犬戎一



勤務德意尚未  
貼着犬戎

三段切引。歷舉  
先王中外之制  
逐層遞入。荒服  
終王等字。緊貼  
犬戎本職。從修  
德。通到修刑。又  
從令辭歸入。修  
德。前後一線。

四段入事。繳應  
觀兵曰終也。曰  
來王曰不享。曰  
守終正照應終

國語

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  
○德字。○十。數。公。○再。証。先。王。以。武。王。為。觀。兵。之。法。○八。字。該。

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

欣喜。商王帝辛。紂。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

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千里之內。曰甸。甸。王。邦外侯服。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侯服。

見。侯。衛。賓。服。侯。侯。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了。

王。五。圻。者。侯。圻。甸。圻。男。圻。采。圻。蠻。夷。要。服。蠻。夷。要。服。蠻。夷。要。服。蠻。夷。要。服。

從。而。服。戎。翟。荒。服。五。千。里。荒。裔。之。地。故。謂。之。荒。甸。服。者。祭。侯。

服。者。祀。侯。賓。服。者。享。侯。要。服。者。貢。侯。荒。服。者。王。侯。

日祭。祭。禮。月祀。祀。禮。時享。享。禮。歲貢。貢。禮。終王。終。禮。先王。

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

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

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

告。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

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

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大畢伯仕。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

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

國語

卷上 祭公諫征犬戎二



性悖。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俞桐川曰。犬戎荒服也。以不享征之。失其制矣。先王于當征者。猶務德不務兵。况不當征者乎。篇首書征。結書荒服。大義了然。先王耀德不觀兵。是統論先王之制。是切論論耀德。輕帶觀兵。論觀兵重繳耀德。變尚書樸質渾穆之風。節奏舒徐。波紋蕩漾。神氣又極深厚。允為古文之冠。孫月峰曰。初變尚書。調是今文。祖儲同人曰。周書以穆王終。周語托始穆王。以其繼書而作也。

密母戒子 周語

恭王穆王之子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俞桐川曰。於耽情溺志中。說得驚魂蕩魄。與內傳叔向母議論相敵。讀犬戎篇。可以懲忿。讀此篇。可以窒慾。故並錄以為篇首。



徐健菴曰。使巫監謗。與建韜設鐸相反。治亂判然。子產秉釣。鄭

國猶知不毀鄉校。能納衆流。乃成河海。故聽言為亟也。

儲同人曰。厲王無道甚矣。傳止載二條。以其塞人言。學專利也。嗟乎。此亡國之本也。城門開。言路閉。而宋亡。拜三公。悔不小靳。而漢亡。薰斯二者。不亡何待。

俞桐川曰。喻雋矣。又變化議核矣。又竦宕。漢文帝除誹謗妖言詔庶幾可以媲美。

芮良夫論榮公專利 周語

厲王說榮夷公 榮國名夷諡也 芮良夫曰 周大夫芮伯也 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

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

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

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 思文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

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

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 既已也

諸侯不享。王流於琬。

俞桐川曰：專利不知大難，是一意。亦是兩意。首句提明，以下專利矣。又不知難，是一層。不專利，尚當知難。何況專利？又一層。只兩層意，跌宕而文筆圓變，遂覺畦徑莫測。

號文公諫不藉田。周語。

宣王即位。厲王子名靖。不藉千畝。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號文公諫曰。文王母弟號仲之後。

開局從農事指陳利賴之廣大。事在農一語已立通篇之綱。

先從土候引起筆力典重。

從事前歷叙自遠日近日至本口逐節提撥登用史告稷告誓。

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器實曰粢。在器曰盛。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稷之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音脉。土陽瘳也。憤積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日月底於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星也。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以秋日為提撥。先時九日。先，先立也。春日也。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弗與，弗特。脈

國語少

卷上

號文公諫不藉田一

告及王乃使乃  
濯乃行等句見  
其重其事如此

正秋當時事乃  
耕藉田正文自  
天子至庶人各  
功格其事如此

從事後申寫省  
風塵藉戒民旅  
狗以及藉獲又  
董戒其事如此

必局從農事推  
其功效之大講

國言金

其滿青為氣結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大帥陽官春以命我司事

主農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

變物土王命羣臣一層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主

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樂大告有協

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也濯也饗醴及

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王裸

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

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一墾一耜之墾也班三之班次也三

其上也王一墾公三庶人終於千畝耕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

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敬也大

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誓帥音官樂以省風土以音律廩於

藉東南鍾而藏之廩即廩一名神倉東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

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

其旅衆也曰徇巡行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

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帥公卿

行農補筆簡括藉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共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縛

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

於其官以干也奸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

國言少

卷上 號文公諫不藉田二

有威二語並  
伏未句之案

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  
本如此。起意。一。總收。拾。大。收。束。  
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  
時事只一點。拖出後事。  
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俞桐川曰。徵事古核。運筆峭質。立議周匝。布局渾成。文至此學  
士才人一齊束手。全用叙事體。中以提掇。分出界限。乃密中  
之疎。有耕即有獲。以一句對上四百餘字。全篇論務農。忽入講  
武句。為戰于千畝。作案乃拙中之巧。  
眉詮曰。耕藉典故。先事後事。徹始徹終。秩如籍記。此等文與三  
禮同功。

仲山父諫立戲 周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 魯懿公 見王 宣王 立戲 立為太子 樊仲山父諫曰不可  
。二。句。是。主。腦。在。理。上。說。  
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對。順。字。此。一。轉。從。勢。上。說。  
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  
。逼。得。緊。  
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  
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  
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  
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俞桐川曰。下事上。少事長。王命本順也。若少不事長。則下不事

上王命教之逆矣。故魯人從之。則王命之順者不行。不從而  
誅。則王命之逆者又不行。若不從而誅之。是以王命之逆者誅  
王命之順者。此自誅也。窮究是非利害。徹始徹終。屈曲堅峭。莫  
作輕快文字讀。

仲山父諫料民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於姜戎氏乃料教民於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

周之士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

萬民之數。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民之無父與死者。以其名籍登諸王。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

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司寇協姦牧協職。牧。牧人。掌牧

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革。更也。謂百工之官。合其制度之數。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

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

乎又審之以事。謂因藉田與民。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藉。藉。于千畝。田也。蒐於農隙。

耨獲亦於藉。言王亦至于藉。考課之。獮於既烝。秋。田日獮。烝。升也。狩於畢時。

後古



冬田日狩畢時畢時務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冬田日狩畢時畢時務也又何料焉應起句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言王不謂其眾少而大料數之是示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意也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意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宣王子幽王宮湮也乃廢滅俞桐川曰料民之故因官失其職民數不詳又不能行耕籍蒐狩之禮故有此非法之舉且喪師而料民有盡民用力之意政踈而心忍矣一事中看出無窮關係真名臣之言

伯陽父論地震周語

幽王宣王子宮湮也三年西周鎬三川涇渭皆震伯陽父周大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陰鎮壓於陰之下也陽失而在陰在陰下也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潤為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伊出熊耳洛出冢領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數起於一終於十決年數亦不過實理。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俞桐川曰地何以震地震何以便當亡國其所以然之故實說  
得出此後世言災異之祖也

襄王不許請隧

周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邲

叔帶之難王出適鄭晉文公率師納王殺太叔邲洛邑王城之地

王勞之

以地陽樊温原

辭請隧焉

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

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

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規畫而有之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以待不庭

猶不不虞之患其餘以

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順天地尊卑之

先王豈有賴焉

利也內官不過九御

謂九外官不過九品

以供給神祇而已

嬪與卿共

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

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垂布之有貴賤王何異之

制半從大處起  
言土田官制  
先王本無私天  
下之心祇此典  
章制度與諸侯  
別即內傳王章  
也三字意

後半切本事發  
論先言大典行  
賞受者亦以為  
非即內傳亦叔  
父之所惡意次  
言不為天子未  
可用此禮即內  
傳未有代德而  
有二王意末用  
反掉又轉出一  
層此內傳所無  
更覺冷嚴

有言尊卑階級不得不然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

先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外維應之心必憎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

言曰改玉改行佩玉所以節行步天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

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創造制度自顯用于天下而縮取備物縮引也備物

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不敢禁止若猶

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

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有天下則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

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何政令之為也何以行若

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俞桐川曰說先王百姓以分析之說大物明德以理論之。大

物非由私賞不可請定王雖有功先王視之則私勞也不當請

有德則物自至不必請意嚴而深詞婉而勁

以議論為詞命一頓一跌亦婉亦嚴或生或殺有縱有擒具奪

境奪人手段。內傳只數語此則引而伸之彼約而能該此煩

而不厭可悟行文脫化伸縮之法

倉葛呼晉師 周語

王至自鄭 襄王從鄭至王城

以陽樊賜晉文公 左傳杜註陽樊溫原攢茅為四邑陽樊一溫一原一

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

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 詞致婉曲

此言陽樊所以不服之故

懷柔之使無有遠志 遠志離畔也 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

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 討也 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

此言陽樊之地不可以加兵

致武此羸 弱也 者陽也未狎 習也 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 晉有

是徵 名也 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

此言陽樊之民  
更不可以加兵  
虐字與德字對

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

震威耀武而見殘破不且夫陽豈有裔民。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

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

出陽民。放令去也

俞桐川曰一篇皆呼聲忽抑忽揚如泣如訴使聞者惻然動心

拙手叙寫竟若面談則文情呆滯不能淪人肺腑矣

倉葛有詞陽人賴之所謂明主可以理奪也

俞桐川曰義正詞嚴提一逆字不但寬釋衛君并以折服霸主

當與請隧篇參看。

定王論饗禮周語

晉侯景公使隨會武士季聘於周定王饗之殺烝折俎曰殺謂節原公

相禮周卿范子會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

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

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其牲體王舍立飫則有房烝禮之立成

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

人敢設飫禘焉禘全體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親

且夫唯戎翟則有體薦體委與夫戎翟冒沒輕儷貪而不讓其

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也往來班也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

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即今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指晉以

時相見將蘇古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無亦不選

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犧犧尊飾以犧

之飾胃為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冪冪所敬其祓除猶掃

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

有子然其效戎翟也禮貌夫王公諸侯之有飲也將以講事旅軍

大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蒸而已立成不坐也升其構物而

已飲以顯物宴以食好物顯物也歲飲不倦時宴不淫月會

旬脩脩十日日完完一日不忘不忘其服物昭庸采飾顯明

容貌有崇也威儀有則五味實氣味以實氣五色精心五色之

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蒸武子遂不

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秩常

俞桐川曰飲禘主敬宴饗主和隨季來周待之以和為貴一日

執秩以為常法者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武子脩之

國語少

定王論饗禮二

修舊德以獎王室。一曰王室之一二兄弟。和協典禮。和同可觀。結重摠在和字。全悉有重用之者。有輕用之者。重用在於締郊。輕用在於戎翟。即房烝殺烝。亦各有所辨。何論全烝。三段界限如是。

單襄公論陳亡 周語

定王

項王子。匡王弟。名瑜。

使單襄公

王卿士。單朝也。

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

火

星朝覲也。見矣。道弗可行也。

不視塗澤。不陂

澤障也。古不實。障故障之。

川不梁。野有

庾

也。積穀也。

場功未畢。道無列樹。

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

壅田若藝。

也

言其稀少。猶蒔也。

膳宰

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

不致餼

餼生曰司里。

司里

授館

國無寄寓。

縣無施

舍。

舍

四句為縣。施舍者。所施舍。賓客負任之。

民將築臺於夏氏

陳徵舒及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及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文南。

冠

楚以如夏氏。

留賓弗見

單子歸告王曰。

陳侯不有大咎

冠

楚以如夏氏。

留賓弗見

單子歸告王曰。

陳侯不有大咎

總叙四條作案。宛如身在途中。歷歷如畫。都從單子眼中寫出。為後論斷之根。

國語

卷上

單襄公論陳亡一



此論第一條先  
出時令後引先  
王之教與下三  
條不同

虛、擊。

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也見者朝見東方

建成之初寒露即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成亢之間也謂寒

朝見水潦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馬見而

隕霜即天駟房星也謂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

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其時做曰收而場功使人修侍維而畚本掘具也畚土籠也掘

也即詩所云定之方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火之初見

期會也於司里致其築作之具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

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

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

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置有寓望境界之

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同草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圃有林積木池積水所

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入土曰耜野無奧深也草不奪

民時不蔑輕也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執事有次縣有序民

縣鄙之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

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常官周書篇名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司關掌四以告行理行吏也小以節逆之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侯人為導卿

單襄公論陳七二

廢教一勒。

此論第二條以  
上為廢民事也

棄制一勒。

此論第三條先  
就敵國之實說

國語少

卷

單襄公論陳七二

後分出次第關  
魯王人是慢賓  
也

國語

出郊勞聘禮曰客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門司除門除門掃除宗伯宗祝執祀

賓將有事于廟則宗祀報祭祀之禮司里授館于里授客所當館次司徒具徒具徒後修

道積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司寇詰姦詰禁盜虞人掌山澤入材祭祀賓

其甸人積薪甸人掌薪火師監燎燎火師司火水師監濯水師掌水

膳宰致餐熟食廩人獻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帥園入工

人展車展省客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謂賓莫不

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也長

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單襄公名也不才有分

族於周親族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

商官一勤。

此論第四條是  
還荒淫也。

犯令一勤

收四條作斷  
應亡也

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非無

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脣續之常棄其伉儷妃

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武周

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

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楚晉而無此四者

官制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八年陳侯殺於夏氏

之十年也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

俞桐川曰中間板板四段証據詳確識議正大而筆調又風韻

國語

卷上

單襄公論陳亡三

總叙總束。結構謹嚴。每段徵古。而以人字入事。徵古每段長。衍入今。却用短節。便有峭致。有含蘊。玩其前後錯綜相應處。得變化法。

看詮曰。前案中論後斷。其中幅前二條化一為兩。就民事言。本務荒矣。後二條一就己身過賓言。切奉使也。一就陳侯淫亂言。決亡徵也。排而節整而流。

俞桐川曰。叙次收拾。最瑣最括。提掇包裹。最寬最謹。發揮疏解。最微最核。轉折承接。最圓最變。理法俱造絕頂。

太子晉論壅川 周語

靈王二十二年。周簡王之子名大心穀洛鬪將毀王宮。穀洛二水鬪者兩

水格有似於鬪。穀在王城。盛出於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滅郊。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高藪，澤無水不防川，不

竇決澤。不為此四者。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易

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

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豕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弛。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

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之匱，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

筆一段提背用  
正筆推明其理  
並統舉其效

第二段博引往  
事歷敘得失與  
廢之故皆本于  
存心此探原之  
論後從夏呂共  
蘇推一步說其  
理更足

○古○字○頃○往○  
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昔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棄此道也虞於湛此言共工伯鯨之

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高山陵庫池皇天澤堙塞也

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與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古崇伯鯨播

其淫心稱舉也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

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取法天地比類百則儀準也之於民而度之

於群生謂不傷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言共工從孫為四高高下下

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凡此諸言九者皆謂九川九州之中山川決汨通九川

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揚九原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合通

四海使故夫無伏陰伏陰夏地無散陽散陽李水無沈氣無伏

火無灾燁開神無閒行閒行姦神民無淫心時無

逆數物無害生蝗螟之屬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

厭合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

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

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氏曰有呂封於呂謂其能為禹股肱

心齊以養物豐民入也此一王禹四伯四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

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胙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鄩猶在

杞鄩二國杞鄩二國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唯有嘉

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悞淫之心間之謂若

第三段拍合時  
爭實指川闢妨  
營之故皆原于  
失德此歸本之

以章禍遇  
加一倍說其  
義愈悚

第四段緊切周  
說追溯盛衰見  
不可復重其禍  
基德十五基禍  
十五意極深痛

故亡其氏姓。踣旬弊不振。絕後無主。無祭主堙替隸圉。隸役也。圉，養馬者。夫

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穌

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庸。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

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鯨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達也而滑亂。也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精氣也以妨王宮。土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養者

嘗焉。雞烹煎之官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色之禍。生於好之。詩曰。大雅。柔。四牡騤騤。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

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

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五

王。謂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

隄。公非。高圉。亞圉。組緄。太王。王季。文王也。凍識危言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十八者。加武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變更周法十四王矣。謂厲宣幽。平桓莊釐

第五段緊切王  
說指陳法戒不  
可復章其亂或  
在社稷或在獻  
詛語極危切

第六段批收用  
反筆歷數其非  
並窮究其害

惠襄頃匡匡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至景王十五世吾朝夕  
傲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  
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黎九黎苗三苗少  
顛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  
蘇民而方方四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謂象天儀地和是以  
人夷其宗廟而火禁其彝器尊彝宗廟之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  
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  
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猷畝由  
欲亂民也猷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唯所詩不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  
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  
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  
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上  
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  
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  
生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  
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  
大臣專政諸侯無  
伯故王室遂卑



俞桐川曰。包括乾坤馳騁今古。理則精深博。大氣則逸宕紆迴。真字內宏篇傑製也。壅川逆天意。妨民用天字。民字前後開鍵。禦災莫如修德。即泝水傲余之旨。子晉之賢。可以中興周室。惜乎其不壽也。

天地之氣化民物之生成。帝王之譜系興亡之轍迹。俱括于是。儲同人曰。未免誇多鬪靡矣。然以是供人採取。則衣被無窮。

單穆公諫鑄大錢 周語

景王二十一年 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 將鑄大錢。單穆公 王卿士。單

首段論錢法之  
誤本以濟民救  
夫是溯其源本

靖公之 會孫 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則。若不堪重

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子

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 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 二者先。後各有

一段論大錢之  
變反致離民召  
災是推其流害

三段引書與詩  
反正相形以見  
其不利

四段就民與災  
反覆申明以見  
其必害

國言

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

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

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名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

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餼均

王府則有。夏書五子之歌，關門闕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詩亦有

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

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

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

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大曰潢，小曰污。其

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

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

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俞桐川曰：重幣困民，則不可作。天無大災，則不必作。不可作而

作之，為離民。不必作而作之，為召災。只此二意，翻覆跌宕，月峰

評云：斷處每如不斷，得此神理。

儲同人曰：柳子深非召災之說，以為朱之前聞，不知民離則災

必至。本是一串事，固亦未可深非也。

國言

卷上

單穆公諫鑄大錢二

臧文仲如齊告糴

魯語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

後漢明帝名莊故改莊為嚴先儒仍之

曰夫為四鄰之援結

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

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

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

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

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也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

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禮也之圭長尺二寸與玉磬鳴也如齊告糴曰天

詞令有法

災流行戾也。於敝邑饑饉荐重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

便見一體

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

二句平得妙

紆執事。毅久積則朽敗。執事所憂。請糴所以緩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

○又○推○廣○得○大○

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

其玉而予之糴。

俞桐川曰。一篇文字。總見義不容辭。魯義不得不請糴。辰義不

得不如齊。齊義不得不與粟。文有嚴正處。有和緩處。俱不離此

意。

臧文仲論請免衛侯

魯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鳩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

○想度語氣

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

○諱○二○字○中○情○

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鑽。薄

刑。鑽。點。刑。薄。

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

○應○隱○字○

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

謂野市朝也。

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卹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

○義○正○

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

○拖○二○段○疏○明○更○有○波○致○

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

此言衛侯可請而釋

此言魯當為衛侯請

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貨。  
爵與魯同，僅以好貨厚之。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俞桐川曰：有揣摩有把握，有道理有機權。文仲不可謂不智。

展禽論祀爰居

先、疏、明、作、起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爰居，雜縣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展禽曰：越也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

成也。節，所以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

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夏商周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

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甲是。能禦大災則祀之，

夏禹是。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炎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之興也，周

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渾括祀典作提挈

先舉社稷二項

次舉禘郊宗祖  
報五項

國語

共工裔子句龍故祀以為社后土之神也十黃帝能成命名百物

以明民共財顓頊黃帝之孫昌意能修之修黃帝之功帝嚳黃帝曾孫

而野死征有苗死於民堯能單蓋均刑法以儀善民舜勤民事

而野死蒼梧之野絲郵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絲之功契為

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為夏水湯以寬治

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棄勤播百穀死文王以文昭武王

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此四者謂祭

祭昊天於圜邱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

舜在時則宗堯舜而子孫宗舜故知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

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商人禘

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嚳字之誤禮祭法曰商周人禘嚳

而郊稷嚳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八句俱幕為之後虞思能帥顓頊

者也有虞氏報報德之馬杼禹後七世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馬

上甲微契八世孫能帥契者也商人報馬高圉太王皆周之先后

能帥稷者也周人報馬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

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

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

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

後推廣言之凡  
所當祭者無不  
該備

國語

卷上

展禽論祀爰居二

東論斷木事作收

國言金

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仁者心平。而故可論功。而

知者處也。名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

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

煖。煖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禽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

法也。使書以為三策。策。簡也。三卿各書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俞桐川曰。博雅而精核。謹嚴而變化。論祀典大無不該。論爰

居微無不悟。

國語抄

卷止

里革斷罟

俞桐川曰。鏗周官月令之義。而出以精鍊。鑄局造句下字。一筆不苟。柳子厚揣摩數十年。方成得一家文集。

季文子論妾馬 魯語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孟獻子之子也。

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也。

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麇。

而衣惡者。猶多矣。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麇衣惡。而我美妾與馬。

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

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

大夫 進賢 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



俞桐川曰節儉數語近情理切世務不是假話迂話轉出德榮華國句又深厚精微

仲尼論墳羊 魯語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邱之所聞羊也邱聞之木石之怪曰夔 獸一足 水之怪曰龍罔象 能食人 土之怪曰墳羊  
儲同人曰識墳羊知專車辨楛矢記聖人博物凡三則俱不可廢也

俞桐川曰語文伯數百言不為多語康子八字不為少承先裕後包蘊宏深

敬姜弗應季康子 魯語

公父文伯之母

敬姜也季康子之從祖叔母

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著。耶。家。與。之。言。弗。

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

兩。弗。應。意。念。深。矣。

康子辭於朝

辭其家臣

而入見曰肥也不得

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弟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揭出君卿與婦人對

民事於外朝合此婦人言處神

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

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

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俞桐川曰敬姜訓家之語非一此一條立臨朝預政之大防非

淺小關係

敬姜戒妾 魯語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  
○兒女英雄分界○  
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  
○深遠○對妾語亦甚有體○  
無洵涕無搥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  
○喪禮○  
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  
子之令德也

俞桐川曰簡寂數語令人起敬家法在其中庭訓亦在其中

言家母言國所  
見便大

二段作總冒勞  
字攝全旨○至  
理名言千古不  
磨

三段鋪叙男事  
自天子以至于  
庶人各自有勞  
○每層都分朝

敬姜論勞逸 魯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敬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  
○立案○  
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  
○歌文伯名大夫○又為大宗○  
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  
○大○上處起○議○此○層○冒起○勞○字○一篇○骨○子○  
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  
○層○中○明○勞○逸○  
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  
○明○沃○瘠○柏○合○勞○逸○  
九卿祖識地德禮朝日以春分周禮王播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  
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旅

晝夕夜細數執業。文贍而義備。言出婦口而。免男後女男事。加詳意蓋為其子誠也。

四段鋪叙女事。自天子后以逮于庶人妻各有其勞。此並印

証方績與前一詳一畧。五段總束上兩段。結應勞字。淫字與二段相配成章法。

末段切身訓誡。對針首段作收結。兩用折筆。分外整動。

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師、尹、公也。宣、偏也。序、次也。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

虔天刑。其三月以秋分。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朝日。以五采。則夕月

共敬。觀天法。考行。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九御。九嬪之

者。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

做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

其業。夜庀也。治。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講。貫夕而習。復

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王后親織。元統。冠之。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紘。既織。統。又加之。以

之。覆。卿之內子。適妻。為大帶。命婦。大夫。成祭服。元衣。列士。士

之妻。加之以朝服。既成。祭服。又。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男女效績

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

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

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

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

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勞字是正面淫字是反面。自男而女。為經自上而下。為緯。襯托

精湛。組織。工整。典麗。溫潤。博大。細密。古穆。謹嚴。無一美之不備。

○勞字為一篇之骨。勞則思善。淫則忘善。思字忘字皆有。名理可謂見道之言。此當與無逸、幽風諸篇同讀。

仲尼論骨節專車 魯語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晏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邛聞之。昔禹治群神。不曰公侯而曰神，正應下神字。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太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謂名山大川能興風致雨以利天下則為神。餘僅公侯耳。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社稷為守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長翟之君也。守封隅二山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

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儲同人曰柳子云左氏事孔子宜其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今乃取大骨石弩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柳子之說固然然知人所不能知且聖人博物多能且即至誠如神之義也是又何可以不載

仲尼論楛矢 魯語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天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

隼，鷩鳥，今之鸚也。楛，木名，弩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陳惠公 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使人以隼如

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傳曰：肅

吾北上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

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

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 刻曰：銘

之問也。以分大姬 武王元女配虞胡公 舜後虞過父之子，胡滿也。而封諸陳古者分同

姓以珍玉展親也 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

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積權也如之

從楛矢中發出先王德化之遠展親之仁使永監使無忘皆所以昭彛章而訓世守也如徒以博洽相高豈聖人所貴與

齊閭邱來盟魯語

齊閭邱來盟閭邱齊大夫閭邱明也來盟在魯哀八年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

也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於恭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

對曰笑吾子之大滿驕滿也也昔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校商之名頌之

美考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商頌十二篇自考父又亡其七篇其輯之亂輯成

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

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

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關失言恭

王能庇覆之。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其故為恭也。過者有疾。召大夫曰。若沒請為靈。若厲。今吾子之教官察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恭乃美德。非聲音象貌可以偽為也。景伯謂恐有過失。寧失之。恭視恭字太輕太易矣。故馬父以恭之重且難者告之。其義大。其言純確不可易。

仲尼論田賦 魯語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謂二十受田也。而砥。平也。其遠。謂近郊遠郊各有差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謂商賈所居。入其賦必量其財業以為差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征徭。老幼則有復除也。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供祭祀之用。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儲同人曰。舉典以折詞。婉而嚴。

遠。量有無。老幼先王。即愛民之心。曲傳出。



齊桓公霸諸侯一

國語金

卷一

國語少

卷上 齊桓公霸諸侯二

此為第一支乃成霸緣起通局總冒也前半叙兩國君臣語虛攝全勢後半叙管子之對實括下文挈裘振領此作一頭。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二句一篇之綱參其國伍其鄙二條乃定民居內事也慎用六柄句提後鄉長五屬復事。

此為第二支。乃成民之事。霸業實際也。前用總提。後用總束。中間士農工商。板分四段。羣萃州處。是其制。相與而習。是其功。心安不遷。是其效。民自為俗。教不待官。可謂民事成矣。此作中腹。

國語金

卷上

國語

卷上

齊桓公霸諸侯五



國語

卷一

國語

卷上  
齊桓公霸諸侯七

此為第三支。乃定民之居。亦霸業實際也。前言制國三軍之法。即所謂參其國也。後言制鄙五屬之法。即所謂伍其鄙也。皆從定民居內抽出條貫之大抵。在國是強兵之術。在鄙是富國之術。裁對分兩大段。鄉長復事是參國後事。五屬復事是伍鄙後事。皆兩兩分配。此亦中腹。此就本支看參國伍鄙分對兩大事。合上一支看。此是定民之居。上是成民之事。两支又作分對。



雖詳畧不同。而參錯中恰自整齊。以守則固。二句將參國伍鄙。  
 通結在內。章法完密。

齊桓公霸諸侯十



此為第四支。乃霸功成立。通局歸宿也。親隣國是先着。足兵甲是備着。擇淫亂而先征之。帥諸侯而朝天子。是要着。迨至諸侯莫不來服。天王使宰致胙。稱順。稱仁。稱寬。稱廣。歸已。與已。信仁。

畏武而霸功可謂赫奕矣。推原于教大成。文事勝。暗結中二支。成民之事。定民之居。二條歸本于管夷吾。鮑叔牙。明結首一支。則管夷吾乎。天下之才也。等句。鋪張盡致。正復收束。謹嚴此作一尾。

俞桐川曰。用管仲鮑叔。是把柄從事於諸侯。是關鍵。參國伍。鄙定居成事。是條目。數為之。若何見深沈。數可乎。未可見奮發。數親問親見。見精勤。是線索。典實詳核。而出以道。宕鋪張揚厲。而運以簡古。結構最謹嚴。機杼最錯落。取材于周禮。取法于尚書。氣象則景星慶雲。局勢則泰山滄海。真古今之鉅製也。鮑叔。

言金  
薦管仲作一。提成民之事。以士農工商分四段。定民之居。以參國伍鄙分二段。板板裁對從事諸侯以下。歷叙伯功。有小段落。又有大結束。若頓挫。若咏嘆。界限整齊。神氣貫注。合來一篇文字。舊刻分作四篇。則前後不相顧矣。霸齊霸越國語兩篇。大文桓公爭奪管仲幽囚句踐敗降范蠡屈辱。一以四十年而成。一以二十年而報。借圖霸之功。為雪恥之舉。乃知禍患憂戚。皆所以成就英雄也。有志之士。不遇激惡。得奮乎。齊桓立霸。管仲相桓。一生規模作用。括於此篇。正如鄭侯漢中諸葛隆中之對。古來明君賢臣遇合之際。大槩如此。



